

第二章 中国（汉传、汉化）佛教之肇始与演变过程

佛教在佛陀入灭后，历经数百年的印度佛教各宗派之分裂演进，并接受、吸收、融和外来文化，由各宗派假藉佛陀之名，各自以其理想与理念，以梵文或梵汉对照，分阶段与门派共同创作各种不同的佛经，再由各宗派以其各自的佛经，并非依其演变顺序而传入中国，再经中国各宗各教派以「汉汉对照」的方式，依据各朝代数种不同转述的梵文本，由不同古僧翻译「错译、异译、增译、音译」的「经、律、论」三藏与注释。

应知梵文从繁，经文处处重复述说，多是长篇再加偈句，与汉文之从简，体制相差很多。转梵为华，是去繁就简，所以中文经典自古以来，皆须注释，否则甚难理解，但若注释者偏失原义，则害处甚大，竟然千百年来比比皆是。

佛教最初是通过印度西北部，曾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犍陀罗（前阿富汗白沙瓦 Peshawar 附近，现在巴基斯坦境内）、罽宾（迦湿弥罗、喀什米尔）等地传入西域，约西元前一世纪时，再从西域传到中土的。犍陀罗人将古代希腊、罗马艺术与印度佛教文化结合相融，创造出中亚文明上甚有特色的「犍陀罗艺术」并及于龟兹（屈支即今库车）地区。

汉译大藏经大都是集录自西元二世纪陆续来朝的中亚僧侣的译品，以及直到唐代才有中国人或印度人翻译的经典而大成的。但佛涅槃后时日久远，世间变化多端，经文已应各当时的背景、需求，填加了或另创了，好比旧瓶装了无数次的新酒，虽然有些老味道，但喝起来却是不同的口感。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西域中亚地区，是东西文明的熔炉，中国佛教是以印度佛教为父、丝路佛教为母而诞生的，并非直接得至原本的印度佛教，何况印度次大陆是多种异质文化集大成的地区，中亚和西亚各国、南北民族，东西文化、宗教、信仰冲突交融于此，也是大乘佛教兴起的源头。尤其民情互异，加上帝王的特殊考量，中国对西域佛法的引入是有选择性的特意改写，所以中国佛教并非原始佛教，而且杂有帝王「牧民」用意的选择与篡改，可知印度佛教传汉以后，得不到忠实的翻译，而有很大程度上的异离了。

任何一种宗教诞生、成长、落定于另一种族的土地上，必然要改头换面，才能适应新环境。中亚佛教在不断被逼变质，已多样化，辗转移植到中国后，中国佛教

徒并不采用历史的考据据称是佛陀教导的学说。为了无数的矛盾无法解释，中国佛教不得不编出一套独特的「解释学」，如「五时分教」、「八相成道」等说法，以免自相矛盾。

后来为了解释各种「中国式」佛教与佛经，而十分苦闷，苦闷更加深了中国佛教的思索性，而造就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哲学，后来发展出各大门派，各订不同的戒律与宗法，或伪造佛经如《佛说三世因果经》、《天地八阳神咒经》等等。许多产生在中国的伪经总是标榜在印度就已有了，以免丧失了权威和真理性。

◎今后应该「政教分离」；教徒可以关心政治，不该参与政治。

在中国历经最显著的几次焚书灭佛，起因于讲求功德却漠视佛陀的教理，而有法难的产生。亦即，三武一周之祸及文化大革命，消灭宗教，或历代战乱，再经移民避居，政治兴衰，在在令受苦百姓急于寻求寄托，有野心之政客威吓利诱，宗教失去她的纯真。

更为了迎合当朝统治机器之需要，难免变质于文化的大酱缸中，加上政教合一，强作不得已的说法，这更是世界上所有宗教共同的悲哀。只利用一本圣经，基督教就分裂新、旧与东、西教派上千个以上；崇尚内容与《旧约圣经》一样的《（可）古兰经》伊斯兰教派也是如此遭遇，对于有心修行者，想寻出各该教的原始面目，恐日加困难。

佛教的礼佛是用瑜伽七肢，以生活事实来调动「体内」诸天界；但来到我国，用习俗对鬼神的认知，来祈求救赎、消灾、赐福。完全变质的佛法，仅仅用来满足人性的精神贪婪与期待。达摩携来的《楞伽经》是禅修内视「人身宇宙观」的伟着，后来却被《金刚经》取代而很少再提倡。从此中国佛教徒「内证的功夫」便渐渐成为与儒家混同，意识形态的口头禅、人伦式思惟的宗教，使「生命科学」的根自此断灭。

在中国，历代皇帝之迷信或禁教，及大量译经注释与真伪经争辩中，殊不知佛教发源地之印度，也在历经无数次朝代的分派内忧、灭佛外患，以致佛教兴衰不定，甚至早已灭绝失传，唯独中、日、韩与东南亚诸国，还以「错译、异译、增译、音译」的中国式佛教经典，各立山头，各自以独创的特定佛经与戒律，因印刷术不发达之时代背景下，或以木石拓本或以手抄本，拥经自重，抱残守缺，创造中国「本土化」的佛经与佛教，弘扬「中国式」的佛法。

◎中国佛教之宗派与演变概述：

小乘部 **hinayana**（声闻乘 **sravakayana**）：修行自利印度传来的宗派。

毗昙宗（阿毗达磨宗，俱舍宗）**abhidharma**（**pitaka**）：以《六足（阿毗达磨）论》**Jnana prasthanā satpād abhidharma**、佛历 395年，西元 150年，汉景帝七年，印僧迦多衍尼子**Katyayaniputra**着《（阿毗达磨）发智论》为主，为小乘有部之教义，于唐玄奘译《俱舍论》后，被俱舍宗所取代。

俱舍宗（**abhidharma**）**kosa**：佛历 1046年，西元 502年，梁武帝时，另一说佛历 1107年，西元 563年，陈文帝天嘉四年时，印度真谛译《俱舍论本颂》与《俱舍释论》22卷为始祖，以佛历 1004年，西元 460年，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印僧无着之弟，世亲着《（阿毗达磨）俱舍论》，佛历 1195年，西元 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玄奘译《俱舍论本颂》，佛历 1198年，西元 654年，唐高宗永徽五年，玄奘译《俱舍论》三十卷为主，主张万法皆为实有，以无漏真智，观四谛之理，而证入涅槃之果。该宗于唐宋时盛，后即衰。

成实宗**satyasiddhi**：姚秦时僧睿，另一说为佛历955年，西元411年，晋安帝义熙七年，鸠摩罗什译《成实论》十六卷等为始祖，以佛历845年，西元301年，晋惠帝永宁元年，印僧诃黎跋摩**Harivarman**着《成实论》为主，主张人法既空则世间万有，悉归于涅槃寂灭之境。该宗于六朝时中盛，中唐以后衰。

中乘部 **madhyamayana**（缘觉乘 **pratyeka-buddhayana**）：

大乘部 **mahayana**（菩萨乘 **bodhisattvayana**）：修行自利利他

印度传来的宗派：

三论宗（中观宗，法性宗，性宗，空宗，般若宗）：佛历778年，西元234年，魏明帝青龙二年，龙树菩萨着《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佛历799年，西元255年，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印僧圣提婆**Aryadeva**着《四百论》、《百论》，东晋时鸠摩罗什为始祖，佛历948年，西元404年，晋安帝元兴三年译《百论》二卷，佛历952年，西元408年，晋安帝义熙五年译《中论》四卷与《十二门论》为主，主张宇宙万事万物皆无自性，随关系变动，随缘和合而生，故自性本空，理解佛理，内心解脱流转，即能证入真空本性，证得佛果。该宗于六朝时中盛，中唐以后衰。

(十)地(经)论宗：佛历1052年，西元508年，北魏永平元年，另一说，佛历1055年，西元511年，梁武帝天监十年，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合译，佛历1004年，西元460年，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印僧无着之弟世亲着《十地经论》12卷，佛历1318年，西元774年，唐代宗大历九年，悟空与于阗僧尸罗达摩合译《十地经》为主，主张如来藏缘起，众生之心乃生成万法之第一因，初盛于梁陈间，但华严宗兴起后，即被融合而失传。

摄(大乘)论宗：佛历1107年，西元563年，陈文帝天嘉四年，印僧真谛译《摄大乘论》三卷、《摄大乘论释》15卷为始祖，佛历994年，西元450年，宋文帝元嘉27年，印僧无着所著《摄大乘论》、无着之弟世亲着《摄大乘论释》、佛历1054年，西元510年，梁武帝天监九年，印僧无性所著《摄大乘论释》，佛历1075年，西元531年，梁武帝中大通三年，佛陀扇多译《摄大乘论》二卷，佛历1107年，西元563年，陈文帝天嘉四年，真谛译《摄大乘论》三卷，《摄大乘论释》15卷，佛历1153年，西元609年，隋炀帝大业五年，达摩笈多译《摄大乘释论》十卷为主。但佛历1193年，西元649年，唐太宗贞观23年，玄奘重译此论三部，宣扬法相宗后，即衰退失传。

法相宗(瑜伽宗，慈恩宗，唯识宗，相宗，有宗，有相宗)：印度传承以弥勒，无着，世亲，戒贤，以佛历1004年，西元460年，宋孝武帝大明四年，无着之弟世亲着《阿毗达磨俱舍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大乘成业论》，中国以唐玄奘从戒贤求法为始祖，佛历744年，西元200年，后汉献帝建安五年，集成大乘经典《解深密经》、佛历944年，西元400年，晋安帝隆安四年，弥勒菩萨着《瑜伽师地论》、佛历1094年，西元550年，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印护法初集《成唯识论》，佛历1191年，西元647年，唐太宗贞观二一年，玄奘译《解深密经》，次年译《瑜伽师地论》与《唯识三十论》，佛历1203年，西元659年，唐高宗显庆四年，玄奘造《成唯识论》为主，主张宇宙万有，悉为识所转变，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了解诸事物实相，即可《转识成智》，证入佛智。后因禅宗与华严宗兴起而衰退失传。

中国自成的宗派：

律宗vinaya(南山宗)：印僧昙无德，为始祖，佛历798年，西元254年，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安息国昙无德来洛阳译《昙无德羯磨》，佛历879年，西元335年，晋成帝咸康元年，晋僧僧建于月氏国取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佛历923年，西元379年，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后秦昙摩持与竺佛念合译《十诵比丘戒本》、《比

丘尼大戒》、《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等，一说368年，佛历952年，西元408年，晋安帝义熙四年，佛驮耶舍译《昙无德律》45卷，佛历962年，西元418年，晋安帝义熙14年，佛驮跋陀罗与法显合译《摩诃僧祇律》四十卷，一说于416年，佛历1009年，西元465年，宋明帝泰始元年，僧璩撰《十诵羯磨比丘要用》，佛历1015年，西元471年，泰始七年，法颖译《十诵比丘尼戒本》，佛历1033年，西元489年，齐武帝永明七年，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律》18卷，超度撰《律例》七卷，佛历1066年，西元522年，梁武帝普通三年，明徽抄《五分比丘尼戒本》，佛历1170年，西元626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法砺着《四分律疏》十卷，佛历1226年，西元682年，怀素撰《四分律开宗记》十卷，佛历1339年，西元795年，唐德宗贞元11年，灵彻着《律宗行源》21卷，佛历1357年，西元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清彻撰《四分律记》20卷，佛历975年，西元431年，宋文帝元嘉八年，求那跋摩至建康，译《昙无德羯磨》、《优婆塞五戒略论》，唐初终南山道宣律师为始祖，以《五部律》中的《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僧祇律》为主，但中唐后，只《四分律》保存流行，主张遵守释迦牟尼佛所制定戒律，节制日常思想行为与观念，即能由戒生定，由定发慧，而证得佛果。该宗于唐太宗时盛，自元以后渐衰。

涅槃宗：佛历744年，西元200年，后汉献帝建安五年，传入大乘《大般涅槃经》，佛历813年，西元269年，晋武帝泰始五年，竺法护译《方等泥洹经》二卷，佛历962年，西元418年，晋安帝义熙14年，法显译《大般泥洹经》六卷，佛历965年，西元421年，宋武帝永初二年，北凉玄始十年，印僧昙无纤译《大般涅槃经》40卷，称为北本，又与鸠摩罗什弟子道生同时的慧观、慧云、谢灵运等在南地，将昙无纤译本再译成36卷，称为南本，佛历999年，西元455年，宋孝武帝孝建二年，沮渠京声译《佛母般泥洹经》为主，主张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佛法本一宗却因分有天台、唯识、华严等新宗兴起，而衰退。

禅宗（佛心宗）：以摩诃迦叶为始，中国以佛历1024年，西元480年，刘宋灭后一年，菩提达摩Bodhidharma抵华。另说，未经考证，佛历1046年，西元502年，梁武帝普通元年时，达摩来华，以修心，心传心为主，不立文字言论，主张见性成佛。印度禅分为外道禅，小乘禅，大乘禅，但无历史可考。被称印度28祖的达摩，有说为南印度人或波斯人，于西元502年由海路抵广至南京传道不果，渡江至北方魏国嵩山少林寺坐禅面壁九年，人称为壁观婆罗门。达摩在中国传法，并不见容于当时之菩提流支、光统律师，而遭其毒害六次。后由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牛头法融，神秀，慧能，行思，怀让传承，江西吉州青原山之行思系统，分裂为法眼宗，云门宗，曹洞宗，南岳（河南衡山）怀让系统，分裂为临济宗，沩仰宗，临济宗又

分出黄龙慧南与杨岐方会等二派，共禅门七宗。中唐后，禅宗禅净双修，高唱儒、释，道三教同源。该宗于明末以后渐衰。

净土宗（念佛宗，白莲宗）：佛历604年，西元60年，后汉永平三年，印度无名氏着《无量寿经》等初期大乘经典，佛历772年，西元228年，魏明帝太和二年，吴大帝黄武年间，支谦译《阿弥陀经》二卷，佛历796年，西元252年，魏齐王嘉平四年，康居国康僧凯来洛阳译《无量寿经》，佛历803年，西元259年，魏高贵乡公至元六年，龟兹白延在洛阳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佛历852年，西元308年，晋怀帝永嘉二年，竺法护译《无量寿经》，佛历965年，西元421年，宋武帝永初二年，宝云译《新无量寿经》二卷，佛历1075年，西元531年，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北魏菩提流支译《无量寿经优婆提舍》，东晋时慧远为始祖，以《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为主，主张起信发愿，念佛行持，即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无限，直到成佛。该宗盛于唐、宋、明时，衰于明末以后，但又兴起于台湾。

天台宗：佛历604年，西元60年，后汉永平三年，印度无名氏着《法华经》等初期大乘经典，佛历800年，西元256年，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西域僧支疆梁接于交州译《法华三昧经》六卷，佛历830年，西元286年，晋武帝太康七年，竺法护译《正法华经》，佛历950年，西元406年，晋安帝义熙二年，鸠摩罗什译《新法华经》，佛历1255年，西元711年，唐睿宗景云二年，义净译《法华论》五卷，北齐慧文为始祖，隋朝智顗集大成，以《法华经》为主，以三谛说明宇宙万象，主张修持应立一心三观以断三惑。该宗盛于隋唐间，衰于晚唐以后。

华严宗（贤首宗）：佛历604年，西元60年，后汉永平三年，印度无名氏着《华严经》等初期大乘经典，佛历965年，西元421年，宋武帝永初二年，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60卷，佛历1064年，西元520年，梁武帝普通元年，北魏灵辨撰《华严论》百卷，佛历1243年，西元699年，唐中宗嗣圣16年，实叉难陀译《华严经》80卷，佛历1342年，西元798年，唐德宗贞元14年，般若译《华严经普贤行愿品》40卷，佛历1403年，西元859年，唐宣宗大中13年，志宁編集《华严经合论》120卷，唐初杜顺和尚为始祖，以《华严经》为主，主张法界缘起，十玄六相妙义，事事无碍，相融相即。该宗盛于武则天时代，衰于晚唐。

真言宗（密宗）：佛历1144年，西元600年，隋文帝开皇20年，印僧龙猛（显教作龙树）着多数密教书，佛历1194年，西元650年，西南印度成立《大日经》，佛历1239年，西元695年，唐中宗嗣圣12年，东南印度完成《金刚顶经》，佛历1269年，西元725年，唐玄宗开元13年，印僧善无畏及金刚智（一说为善无畏与一行）

合译《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大日经》）七卷，佛历1297年，西元756年，唐玄宗天宝15年，不空译《金刚顶经》三卷为始祖，以《大日经》、《金刚顶经》等真言密教为主，以六大（地、水、火、风、空、识）、四曼（大、三、法、羯等曼荼罗Mahdala）及三密（身、口、意）为教义，主张三密相应，即可成佛。该宗盛于中唐，晚唐以后转兴于日本。

◎中国佛教与佛经需要进行「宗教改造」。

◎中国佛教或大乘佛教是「大德说」，且是「新佛说」。

眼前所见大乘（佛）教与台湾佛教之佛法僧三宝，已非原始之释迦佛教。甚多「现世」腰缠满贯，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之高僧，莫非不信「佛法真理」之「因果报应」、「六道轮回」。

目前台湾佛学家以日本佛学研究著作作为骨干之佛学论述之类外，以现代科学与学术水准而言，其他佛经与论述，大多一再以不同的故事强调财施「佛、法、僧」三宝之功德与「物欲性」的果报，及诅咒谤僧者之下场外，别无其他。也不免令人怀疑大乘（佛）教之慈悲觉悟之胸怀何在。

但其等之佛学论述，也有因某些因素之故，未能依不断推出之最新及更令人可信服之真相与真理考古与辩证考证，进行修订其著作，且其对佛学与佛经之错失批判，过于「宗教性」或稍嫌微弱与不足，亦即站在「宗教」或「护教」立场，而并非站在「学术性」或「纯理性」的论述，或可说已经将诸多佛经及其古论述之错失说词，加以「较理性」重新界定、解说，亦即「释说新语」，或重新包装，但未由根本解决与明说佛经之错失，也属憾事一也。

古今中外历史显示，有心政客与诈财恶棍都以「宗教」包装「政治」，以「道德」包装「宗教」。

◎有的佛经非「佛说」，而是「胡人说」或「胡图说」

事实上，已于佛在世时或入灭后，「佛法真谛」已历经各朝代之无数造经者或论述者或注释者或弘法者，做了无数完全歧异的解释与增减。故所谓「佛法真谛」为「有」，为「常」，为独一无二，为神圣不可侵犯性，不可更改性，其矛盾早已不攻自破，而其本身之「三法印」也不攻自破。故就「三法印」而言，原始佛教系反对波罗门教的，对其原有之「转世」、「六道轮回」等等的信仰，有很大的争议

性，而大乘（佛）教倒是强调这些信仰的。故有些所谓大乘（佛）教是「非原始佛教」、「非佛说」而是「胡人教」、「胡人说」。

有些弘法者称「因果报应」只及于本身，不及于他人，但有些称祖先所种之「因」，也会报应于其子孙。有谓古印度或外道也主张「因果报应」，但偏属于「宿命论」，只讲今世之祸福为前世之业力所造，少讲今世与来世之业力因果报应。而佛法立场则应同时讲三世或多世因果报应，才有别于外道之偏颇，但见一般说法者常含混其辞、信口雌黄。

有称「因」是「种子」，「缘」是「条件」，万事万物皆由因缘和合而生而灭，亦即佛法的「缘起说」、「缘起法」。「无我」是「无生死中我」，意指「我无法控制性、无自主性、不得自在性、无主动性」，并非没有「真我——佛性我」这个人的「本体」的存在，只是这「本体」，并非「肉体我」所能控制。「无常」也意指有万事万物的「本体」存在，但世间一切会「随时随地，随因缘和合而生而灭，而变化无常，故无恒常特定的万事万物。」。

「空」是意指「空性」，并非「空体」，亦即万事万物皆有其「本体」之存在，但其「本质」或「本性」目前感召的现象系随时空之流转，随「缘」或随「因缘和合而生而灭」，而变化「无常」。但不论其「本体」或「本性」之「有」或「空」，其「本体」或「本性」目前所感召的现象，都会随时空流转而变化「无常」，「而生而灭」，「而非恒常特定，永生不灭。」。因此，所谓「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静」的三法印，实即为「空」的「一法印」。

但就「因果报应」、「六道生死轮回」、「因缘和合而生而灭的缘起法」、「无常、无我、涅槃的三法印，或空、空、空连三空的一法印」等大乘佛法主要中心思想而言，是互相矛盾的。因既然万事万物皆因缘和合而生而灭，即无我、无常、涅槃寂静或空、空、空连三空，即无恒常特定的我、佛、神、天堂、地狱的存在，亦即所谓佛法的「无神论」，则无其特定的我、佛、神、天堂、地狱，以便进行或接受「因果报应」、「六道生死轮回」，故应属空幻虚无。